石林詩話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石林詩話
作者：葉夢得　宋

卷上

趙清獻公以清德服一世，平生蓄雷氏琴一張，鶴與白龜各一，所向與之俱。始除帥成都，蜀風素侈，公單馬就道，以琴、鶴、龜自隨，蜀人安其政，治聲藉甚。元豐間，既罷政事守越，復自越再移蜀，時公將老矣。過泗州渡淮，前已放鶴，至是復以龜投淮中。既入見，先帝問：「卿前以匹馬入蜀，所攜獨琴、鶴，廉者固如是乎？」公頓首謝。故其詩有云「馬尋舊路如歸去，龜放長淮不再來」者，自紀其實也。

劉貢父天資滑稽，不能自禁，遇可諧謔，雖公卿不避。與王荊公素厚，荊公後當國，亦屢謔之，雖每為絕倒，然意終不能平也。元豐末，為東京轉運使，貶衡州監酒，雖坐他累，議者或謂嘗以時相姓名為戲惡之也。元祐初，起知襄州。淳于髡墓在境內，嘗以詩題云：「微言動相國，大笑絕冠纓。流轉有餘智，滑稽全姓名。師儒空稷下，衡蓋盡南荊。贅婿不為辱，旅墳知客卿。」又有續謝師厚善謔詩云：「善謔知君意，何傷衛武公。」蓋記前事，且以自解云。

晏元獻公留守南郡，王君玉時已為館閣校勘，公特請于朝，以為府簽判，朝廷不得已，使帶館職從公。外官帶館職，自君玉始。賓主相得，日以賦詩飲酒為樂，佳詩勝日，未嘗輒廢也。嘗遇中秋陰晦，齋廚夙為備，公適無命，既至夜，君玉密使人伺公，曰：「已寢矣。」君玉亟為詩以入，曰：「只在浮雲最深處，試憑絃管一吹開。」公枕上得詩，大喜，即索衣起，徑召客治具，大合樂。至夜分，果月出，遂樂飲達旦。前輩風流固不凡，然幕府有佳客，風月亦自如人意也。

歐陽文忠公記梅聖俞〈河豚詩〉：「春州生荻芽，春岸飛楊花。」破題兩句，已道盡河豚好處。謂河豚出于暮春，食柳絮而肥，殆不然。今浙人食河豚始于上元前，常州

江陰最先得。方出時，一尾至直千錢，然不多得，非富人大家預以金啾漁人未易致。二月後，日益多，一尾纔百錢耳。柳絮時，人已不食，謂之斑子，或言其腹中生蟲，故惡之，而江西人始得食。蓋河豚出于海，初與潮俱上，至春深，其類稍流入于江。公，吉州人，故所知者江西事也。

姑蘇州學之南，積水瀰數頃，旁有一小山，高下曲折相望，蓋錢氏時廣陵王所做。既積土山，因以其地瀦水，今瑞光寺即其宅，而此其別圃也。慶曆間，蘇子美謫廢，以四十千得之為居。旁水作亭，曰滄浪，歐陽文忠公詩所謂「清風明月本無價，可惜只賣四萬錢」者也。子美既死，其後不能保，遂屢易主，今為章僕射子厚家所有。廣其故址為大閣，又為堂山上，亭北跨水復有山，名洞山，章氏併得之。既除地，發其下，皆嵌空大石，又得千餘株，亦廣陵時所藏，益以增累其隙，兩山相對，遂為一時雄觀。土地蓋為所歸也。

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，造語用字，間不容髮。然意與言會，言隨意遣，渾然天成，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。如「含風鴨綠鱗鱗起，弄日鵝黃褭褭垂」，讀之初不覺有對偶。至「細數落花因坐久，緩尋芳草得歸遲」，但見舒閒容與之態耳。而字字細考之，若經檃括權衡者，其用意亦深刻矣。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，往返數四，其末篇有云：「名譽子真矜谷口，事功新息困壺頭。」以谷口對壺頭，其精切如此。後數日，復取本追改云：「豈愛京師傳谷口，但知鄉里勝壺頭。」至今集中兩本並存。

蔡天啟云：「荊公每稱老杜『鉤簾宿鷺起，丸藥流鶯囀』之句，以為用意高妙，五字之模楷。他日公作詩，得『青山捫蝨坐，黃鳥挾書眠』，自謂不減杜語，以為得意，然不能舉全篇。」余頃嘗以語薛肇明，肇明後被旨編公集，求之，終莫得。或云，公但得此一聯，未嘗成章也。

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：其一為隨波逐浪句，謂隨物應機，不主故常；其二為截斷眾流句，謂超出言外，非情識所到；其三為函蓋乾坤句，謂泯然皆契，無間可伺。其深淺以是為序。余嘗戲謂學子言，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，但先後不同。「波漂菰米沉雲黑，露冷蓮房墜粉紅」為函蓋乾坤句；「以落花游絲白日靜，鳴鳩乳燕青春深」為隨波逐浪句；以「百年地僻柴門迥，五月江深草閣寒」為截斷眾流句。若有解此，當與渠同參。

歐陽文忠公詩始矯「崑體」，專以氣格為主，故其言多平易疏暢，律詩意所到處，雖語有不倫，亦不復問。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，傾囷倒廩，無復餘地。然公詩好處

豈專在此？如〈崇微公主手痕詩〉：「玉顏自古為身累，肉食何人與國謀。」此自是兩段大議論，而抑揚曲折，發見于七字之中，婉麗雄勝，字字不失相對，雖「崑體」之工者，亦未易比。言意所會，要當如是，乃為至到。

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，緣城而下，可策杖往來，不涉城市。云是曲環作鎮時，取土築城，因以其地道潩水瀦之。略廣百餘畝，中為橫堤。初但有其東之半耳，其西廣于東增倍，而水不甚深。宋莒公為守時，因起黃河春夫浚治之，始與西相通，則其詩所謂「鑿開魚鳥忘情地，展盡江湖極目天」者也。其後韓持國作大亭水中，取其詩名之曰展江。然水面雖闊，西邊終易堙塞，數十年來，公廚規利者，遂涸以為田，歲人纔得三百斛，以佐釀酒，而水無幾矣。余為守時，復以還舊，稍益開浚，渺然真有江湖之趣。莒公詩更有一篇，中云：「向晚舊灘都浸月，遇寒新水便生煙。」尤風流有味，而世不傳，往往但記前聯耳。

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，有大竹三十餘畝，潩河貫其中，以入西湖，最為佳處。初為本州民所有，文潞公為守，買得之。潞公自許移鎮北門，而文元為代。一日，挈家往遊，題詩壁間云：「畫船載酒及芳辰，丞相園林潩水濱。虎節麟符拋不得，卻將清景付閒人。」遂走使持詩寄北門。潞公得之大喜，即以地券歸賈氏。文元亦不辭而受。然文元居京師後，亦不復再至，園今荒廢，竹亦殘毀過半矣。

杜正獻公自少清羸，若不勝衣，年過四十，鬢髮即盡白。雖立朝孤峻，凜然不可屈，而不為奇節危行，雍容持守，不以有所不為為賢，而以得其所為為幸。歐陽文忠公素出其門。公謝事居宋，文忠適來為守，相與歡甚。公不甚飲酒，惟賦詩倡酬，是時年已八十，然憂國之意，猶慷慨不已，每見于色。歐公嘗和公詩，有云：「貌先年老因憂國，事與心違始乞身。」公得之大喜，常自諷誦。當時以為不惟曲盡公志，雖其形貌亦在摹寫中也。

元豐初，虜人來議地界，韓丞相名縝自樞密院都承旨出分畫。玉汝有愛妾劉氏，將行，劇飲通夕，且作樂府詞留別。翼日，神宗已密知，忽中批步軍司遣兵為搬家追送之。玉汝初莫測所因，久之，方知其自樂府發也。蓋上以恩澤待下，雖閨門之私，亦恤之如此，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。劉貢父，玉汝姻黨，即作小詩寄之以戲云：「嫖姚不復顧家為，誰謂東山久不歸？〈卷耳〉幸容攜婉孌，〈皇華〉何啻有光輝。」玉汝之詞，由此亦遂盛傳於天下。

神宗黃帝天性儉約，奉慈壽宮尤盡孝道。慈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，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為壽。神宗一御于禁中，後藏去不復用。一日，與兩宮幸後苑賞花，慈聖輦至，神宗及降步親扶慈聖出輦，屢卻不從，聞者太息。慈聖上仙，李奉世時為侍郎，進挽詩，「有珠韉昔御恩猶在，玉輦親扶事已非。」蓋記此二事，神宗覽之泣下。

蔡天啟云：「嘗與張文潛論韓、柳五言警句，文潛舉退之『暖風抽宿麥，清雨卷歸旗』；子厚『壁空殘月曙，門掩候蟲秋』，皆為集中第一。」

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，始至洛中，嘗以詩言懷云：「三十餘年西復東，勞生薄宦等飛蓬。所存舊業惟清白，不負明君有樸忠。早避喧煩真得策，未逢危辱早收功。太平觸處農桑滿，贏取閭閻鶴髮翁。」出處大節，世固不容復議。是時雖以論不合去，而神宗眷禮之意愈厚，然猶以避煩畏辱為言，況其下者乎！元祐初，起相，至是十七年矣，度公之意，初蓋未嘗以自期也。

外祖晁君誠善詩，蘇子瞻為集序，所謂「溫厚靜深如其為人」者也。黃魯直常誦其「小雨愔愔人不寐，臥聽羸馬齕殘蔬」，愛賞不已。他日得句云：「馬齕枯萁喧午夢，誤驚風雨浪翻江。」自以為工，以語舅氏無咎曰；「我詩實發於乃翁前聯。」余始聞舅氏言此，不解風雨翻江之意。一日，憩於逆旅，聞旁舍有澎湃鼙鞳之聲，如風浪之歷船者，起視之，乃馬食於槽，水與草齟齬於槽間，而為此聲，方悟魯直之好奇。然此亦非可以意索，適相遇而得之也。

元豐間，蘇子瞻繫大理獄。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，時相進呈，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。神宗改容曰：「軾固有罪，然於朕不應至是，卿何以知之？」時相因舉軾〈檜詩〉「根到九泉無曲處，世間惟有蟄龍知」之句，對曰：「陛下飛龍在天，軾以為不知己，而求之地下之蟄龍，非不臣而何？」神宗曰：「詩人之詞，安可如此論，彼自詠檜，何預朕事！」時相語塞。章子厚亦從旁解之，遂薄其罪。子厚嘗以語余，且以醜言詆時相，曰：「人之害物，無所忌憚，有如是也！」時相，王珪也。

「開簾風動竹，疑是故人來」，與「徘徊花上月，空度可憐宵」，此兩聯雖見唐人小說中，其實佳句也。鄭谷詩「睡輕可忍風敲竹，飲散那堪月在花」，意蓋與此同。然論其格力，適堪揭酒家壁，與市人書扇耳。天下事每患自以為工處著力太過，何但詩也。

蜀人石異，黃魯直黔中時從游最久。嘗言見魯直自矜詩一聯云：「人得交游是風月，

天開圖畫即江山。」以為晚年最得意，每舉以教人，而終不能成篇，蓋不欲以常語雜之。然魯直自有「山圍燕坐圖畫出，水做夜窗風雨來」之句，余以為氣格當勝前聯也。

詩下雙字極難，須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，精神興致，全見於兩言，方為工妙。唐人記「水田飛白鷺，夏木囀黃鸝」為李嘉祐詩，王摩詰竊取之，非也。此兩句好處，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，此乃摩詰為嘉祐點化，以自見其妙，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，一號令之，精彩數倍。不然，如嘉祐本句，但是詠景耳，人皆可到，要之當令如老杜「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」，與「江天漠漠鳥雙去，風雨時時龍一吟」等，乃為超絕。近世王荊公「新霜浦漵綿綿白，薄晚林巒往往青」，與蘇子瞻「浥浥爐香初泛夜，離離花影欲搖春」，皆可以追配前作也。

詩終篇有操縱，不可拘用一律。蘇子瞻「林行婆家初閉戶，翟夫子舍尚留關」。始讀殆未測其意，蓋下有「娟娟缺月黃昏後，嫋嫋新居紫翠間。繫懣豈無羅帶水，割愁還有劍銼山」四句，則入頭不怕放行，寧傷於拙也！然繫懣羅帶、割愁劍銼之語，大是險諢，亦何可屢打。

長篇最難，晉、魏以前，詩無過十韻者。蓋常使人以意逆志，初不以序事傾盡為工。至老杜〈述懷〉、〈北征〉諸篇，窮極筆力，如太史公紀、傳，此固古今絕唱。然〈八哀〉八篇，本非集中高作，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，此乃揣骨聽聲耳，其病蓋傷於多也。如李邕、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，余嘗痛刊去，僅各取其半，方為盡善，然此語不可為不知者言也。

〈江干初雪圖〉真蹟，藏李邦直家，唐蠟本。世傳為摩詰所作，末有元豐間王禹玉、蔡持正、韓玉汝、章子厚、王和甫、張邃明、安厚傾七人題詩。建中靖國元年，韓師朴相，邦直、厚卿同在二府，時前七人者所存惟厚卿而已，持正貶死嶺外，禹玉追貶，子厚方貶，玉汝、和甫、邃明則死久矣，故師朴繼題其後曰：「諸公當日聚巖廊，半謫南荒半已亡。惟有紫樞黃閣老，再開圖畫看瀟湘。」是時邦直在門下，厚卿在西府，紫樞黃閣，謂二人也。厚卿復題云：「曾遊滄海困驚瀾，晚涉風波路更難。從此江湖無限興，不如祇向畫圖看。」而邦直亦自題云：「此身何補一豪芒，三辱清時政時堂。病骨未為山下土，尚尋遺墨話存亡。」余家有此摹本，并錄諸公詩續之，每出慨然。自元豐至建中靖國幾三十年，諸公之名宦亦已至矣，然始皆有願為圖中之遊而不暇得，故禹玉云：「何日扁舟載風雪，卻將蓑笠伴漁人。」玉汝云：「君恩未報身何有，且寄扁舟夢想中。」其後廢謫流竄，有雖死不得免者，而江湖間此景無處不有，皆不得一償。厚卿至為危

詞，蓋有激而云，豈此景真不可得，亦自不能踐其言耳。

韓持國雖剛果特立，風節凜然，而情致風流，絕出流輩。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，今為杜君章家所有，廳後小亭僅丈餘，舊有海棠兩株，持國每花開時，輒載酒日飲其下，竟謝而去，歲以為常，至今故老猶能言之。余嘗於小亭柱間得公二絕句，其一云：「濯錦江頭千萬枝，當年未解惜芳菲。而今得向君家見，不怕春寒雨濕衣。」尚可想見當時氣味。韓忠憲公嘗帥蜀，持國兄弟皆侍行，尚少，故前兩句云爾。其二云：「長條無風亦自動，柔豔著雨更相宜。」漫其後句。曾存之家池中島上亦有海棠十許株，余為守時，歲亦與王幼安諸人席地屢飲，然此公勝處，不能繼也。

詩之用事，不可牽強，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，則事詞為一，莫見其安排鬥湊之跡。蘇子瞻嘗為人作挽詩云：「豈意日斜庚子後，忽驚歲在己辰年。」此乃天生作對，不假人力。溫庭筠詩亦有用甲子相對者，云：「風卷蓬根屯戊巳，月移松影守庚申。」兩語本不相類。其題云：「與道士守庚申，時聞西方有警事。」邂逅適然，固不可知，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，疑若得此對而就為之題者。此蔽於用事之弊也。

前輩詩材，亦或預為儲蓄，然非所當用，未嘗強出。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明集本，蓋子瞻所閱者，時有改定字，末手題兩聯云：「人言盧杞有奸邪，我覺魏公真嫵媚。」又「愧花黃，舉子忙；促織鳴，懶婦驚」。不知偶書之邪，或將以為用也？然子瞻詩後不見此語，則固無意於必用矣。王荊公作韓魏公挽詞云：「木嫁曾聞達官怕，山頹今見哲人萎。」或言亦是平時所得。魏公之薨，是歲適雨木冰，前一歲華山崩，偶有二事，故不覺爾。

世言社日飲酒治聾，不知其何據。五代李濤有〈春社從李昉求酒詩〉云：「社公今日沒心情，為乞治聾酒一瓶。惱亂玉堂將欲遍，依稀巡到第三廳。」昉時為翰林學士，有日給內庫酒，故濤從乞之，則其傳亦已久矣。社公，濤小字也。唐人在慶侍下，雖達官高年，皆稱小字。濤性疏達不羈，善諧謔，與朝士言，亦多以社公自名，聞者無不以為笑。然亮直敢言，後官亦至宰相。

韓退之〈雙鳥詩〉，殆不可曉。頃嘗以問蘇丞相子容，云：「意似是指佛、老二學。」以其終篇本末考之，亦或然也。

杜子美〈病柏〉、〈病橘〉、〈枯棕〉、〈枯楠〉四詩，接興當時事。〈病柏〉當

為明皇作，與〈杜鵑行〉同意。〈枯棕〉比民之殘困，則其篇中自言矣。〈枯楠〉云：「猶含棟梁具，無復霄漢志。」當為房次律之徒作。惟〈病橘〉始言「惜哉結實小，酸澀如棠梨」，末以比荔枝勞民，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。自漢、魏以來，詩人用意深遠，不失古風，惟此公為然，不但語言之工也。

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喏二字，辯《晉書》所載石崇豆粥咄嗟而辦，謂誤以喏為嗟，非也。孫楚詩自有「三命皆有極，咄嗟不可保」之語，此亦豈是以喏為嗟？古今語言，固有各出於一時，本不與後世相通者。咄、嗟，皆聲也。自晉以前，未見有言咄，殷浩所謂咄咄逼人，蓋拒物之聲，嗟乃嘆聲，咄嗟猶言呼吸，疑是晉人一時語，故孫處亦云爾。

頃見晁無咎舉魯直詩：「人家園橘柚，秋色老梧桐。」張文潛云：「斜日兩竿眠犢晚，春波一頃去鳧寒。」皆自以為莫能及。

王荊公詩有「老景春可惜，無花可留得。莫嫌柳渾青，終恨李太白」之句，以古人姓名藏句中，蓋以文為戲。或者謂前無此體，自公始見之。余讀權德輿集，其一篇云：「蕃宣秉戎寄，衡石崇位勢。年紀信不留，弛張良自媿。樵蘇則為愜，瓜李斯可畏。不顧榮宦尊，每陳農畝利。家林類巖巘，負郭躬斂積。忌滿寵生嫌，養蒙恬勝智。疏鍾皓月曉，晚景丹霞異。澗谷永不諼，山梁翼無累。頗符生肇學，得展禽尚志。從此直不疑，支離疏世事。」則德輿已嘗為此體，乃知古人文章之變，殆無遺蘊。德輿在唐不以詩名，然詞亦雅暢，此篇雖主意在立別體，然亦自不失為佳製也。

卷中

楊大年、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，以其用事精巧，對偶親切。黃魯直詩體雖不類，然亦不以楊、劉為過。如彥謙〈題漢高廟〉云：「耳聞明主提三尺，眼見愚民盜一抔」。雖是著題，然語皆歇後。一抔事無兩出，或可略土字；如三尺，則三尺律、三尺喙皆可，何獨劍乎？「耳聞明主」，「眼見愚民」，尤不成語。余數見交游，道魯直語意殊不可解。蘇子瞻詩有「買牛但自捐三尺，射鼠何勞挽六鈞」，亦與此同病。六鈞可去弓字，三尺不可去劍字，此理甚易知也。

蘇子瞻嘗兩用孔稚圭鳴蛙事，如「水底笙蟈蛙兩部，山中奴婢橘千頭」。雖以笙簧易鼓吹，不礙其意同。至「已遣亂蛙成兩部，更邀明月作三人」，則成兩部不知為何物，

亦是歇後。故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。

學者多議子瞻「木杪見龜趺」，以為語病，為龜趺不當出木杪。殊未之思。此題程筠光墓歸真亭也，東南多葬山上，碑亭往往在半山間，未必皆平地，則下視之龜趺出木杪，何足怪哉！

李薦，陽翟人，少以文字見蘇子瞻，子瞻喜之。元祐初知舉，薦適就試，意在必得薦以魁多士。及考，章援程文，大喜，以為薦無疑，遂以為魁。既拆號，悵然出院。以詩送薦歸，其曰：「平時謾識古戰場，過眼終迷日五色。」蓋道其本意。薦自是學亦不進，家貧，不甚自愛，嘗以書責子瞻不薦己，子瞻後稍薄之，竟不第而死。

劉季孫，平之子，能做七字，家藏書數千卷，善用事。〈送孔宗翰知揚州詩〉有云：「詩書魯國真男子，歌吹揚州作貴人。」多稱其精當。為杭州鈐轄，子瞻作守，深知之。後嘗以詩寄子瞻云：「四海共知霜滿鬢，重陽曾插菊花無？」子瞻大喜。在潁州和季孫詩，所謂「一篇向人寫肝肺，四海知吾雙鬢斑」。蓋記此也。

文同，字與可，蜀人，與蘇子瞻為中表兄弟，相厚。為人靖深，超然不攖世故。善畫墨竹，作詩騷亦過人。熙寧初，時論既不一，士大夫好惡紛然，同在館閣，未嘗有所向背」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，退而與賓客言，亦多以時事為譏誚，同極以為不然，每苦口力戒之，子瞻不能聽也。出為杭州通判，同送行詩有「北客若來休問事，西湖雖好莫吟詩」之句。及黃州之謫，正坐杭州詩語，人以為知言。

楊文公在翰林，以讒佯狂去職，然聖眷之不衰。聞疾愈，即起為郡，未幾，復以判秘監召。既到闕，以詩賜之曰：「瑣闥往年司制誥，共嘉藻思類相如。蓬山今日詮墳史，還仰多聞過仲舒。報政列城歸覲後，疏恩高閣拜官初。諸生濟濟彌瞻望，鉛槧諮詢辨魯魚。」祖宗愛惜人材，保全忠賢之意如此。文公後卒與寇萊公力排宮闈，協定大策，功雖不終，其盡力於國者，亦可以無愧也。

古詩有離合體，近人多不解。此體始於孔北海，余讀《文類》，得北海四言一篇云：「漁公屈節，水潛匿方，與時進止，出寺弛張。呂公磯釣，闔口渭旁，九域有聖，無土不王。好是正直，女回于匡，海外有截，隼逝鷹揚。六翮將奮，羽儀未彰，龍蛇之蟄，俾也可忘。玟璇隱曜，美玉韜光。無名無譽，放言深藏，按轡安行，誰謂路長。」此篇離合「魯國孔融文舉」六字。徐而考之，詩二十四句，每四句離合一字。如首章云：「

漁父屈節，水潛匿方，與時進止，出寺弛張。」第一句漁字，第二句水字，漁犯水字而去水，則存者為魚字。第三句有時字，第四句有寺字，時犯寺字而去寺，則存者為日字。離魚與日而合之，則為魯字。下四章類此。殆古人好奇之過，欲以文字示其巧也。

劉丞相莘老殿試時，蘇丞相子容為詳定官。子容後尹南京，莘老復僉判在幕中，相與歡甚。元祐初，莘老自中司入為左丞，子容猶為翰林學士承旨，及莘老遷黃門，子容始為左丞。莘老宿東省，嘗以詩寄子容云：「膺門早歲預登龍，僉幕中間託下風。敢謂彈冠煩貢禹，每思移疾避胡公。」蓋記前事。而子容答之，有「末路自驚黃髮老，平時曾識黑頭公」之句，當時以為盛事。又三年，莘老既相而罷，子容始踐其位云。

王荊公少以意氣自許，故詩語惟其所向，不復更為涵蓄。如「天下蒼生待霖雨，不知龍向此中蟠」，又「濃綠萬枝紅一點，動人春色不須多」，「平治險穢非無力，潤澤焦枯是有材」之類，皆直道其胸中事。後為群牧判官，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，博觀而約取，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。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，然亦必視初壯，雖此公，方其未至時，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。

高荷，荊南人，學杜子美作五言，頗得句法。黃魯直自戎州歸，荷以五十韻見，魯直極愛賞之，嘗和其言，有云：「張侯海內長句，晁子廟中雅歌，高郎少加筆力，我知三傑同科。」張謂文潛，晁謂無咎也。無咎聞之，頗不平。荷晚為童貫客，得蘭州通判以死。既不為時論所與，其詩亦不復傳云。

《雪浪齋日記》云：高子勉上山谷詩云：「點檢金閨彥，飄零玉筍班。尚令清廟器，猶隔鬼門關。」為谷所喜。又子勉詩云：「沙軟綠頭相並鴨，水深紅尾自跳魚。」怪麗之甚。

杜牧詩：「清時有味是無能，閒愛孤雲靜愛僧。擬把一麾江海去，樂游原上望昭陵。」此蓋不滿於當時，故末有「望昭陵」之句。汪輔之在場屋，能作賦，略與鄭毅夫，滕達道齊名，以意氣自負。既登第，久不得志，常鬱鬱不樂，語多譏刺。元豐初，始為河北轉運使，未幾，坐累謫官累年，遇赦幸復知處州，謝表有云：「清時有味，白首無能。」蔡持正為侍御史，引杜牧詩為證，以為怨望，隨復罷。

古今人用事有趁筆快意而誤者，雖名輩有所不免。蘇子瞻「石建方欣洗牏廁，姜龐不解嘆蜌蝂」，據《漢書》，牏廁本作廁牏，蓋中衣也，二字義不應可顛倒用。魯直「

啜羹不如放麑，樂羊終愧巴西」，本是西巴，見《韓非子》，蓋貪於得韻，亦不暇省爾。

寇萊公南遷，道過襄州，嘗留一絕句於驛亭，曰：「沙堤築處迎丞相，驛吏催時送逐臣。到了輸他林下客，無榮無辱自由身。」林下客，大概言之，初無所主名也。胡祕監旦素不為公所喜，時適居郡下，既聞之，遂以林下客謂公為己發，且有稱快之語，聞者無不皆笑。

詩人以一字之工，世固知之，惟老杜變化開闔，出奇不窮，殆不可以形跡捕。如「江山有巴、蜀，棟宇自齊、梁。」遠近數千里，上下數百年，祇在「有」與「自」兩字間，而吞納山川之氣，俯仰古今之懷，皆見於言外。〈滕王亭子〉「粉牆猶竹色，虛閣自松聲」，若不用「猶」與「自」兩字，則餘八言凡亭子皆可用，不必滕王也。此皆工妙至到，人力不可及，而此老獨雍容閒肆，出於自然，略不見其用力處。.古人多取其已用字模放用之，偃蹇狹陋，盡成死法.。不知意與境會，言中其節，凡字皆可用也。

讀古人詩多，意所喜處，誦憶之久，往往不覺誤用為己語。「綠陰生晝寂，孤花表春餘」，此韋蘇州集中最為警策，而荊公詩乃有「綠陰生晝寂，幽草弄秋妍」之句。大抵荊公閱唐詩多，於去取之間，用意尤精，觀《百家詩選》可見也。如蘇子瞻「山圍故國城空在，潮打西陵意未平」，此非誤用，直是取舊句縱橫役使，莫彼我為辨耳！

慶曆八年，王則叛貝州，既誅，使析河北─大名、定武、真定、高陽為四路，置帥，更命儒臣以輯邊備。韓魏公自鄆州徙鎮武定，則大興方略，事無不自親。嘗有〈題養真亭〉詩云：「所期清策慮，不是愛精神。」又云：「吏民還解否，吾豈苟安人？」其志可見矣。郡圃號眾春，會歲饑，涉春末嘗一遊。陳薦在幕府，以詩請公云：「水底魚龍思鼓吹，沙頭鷗鷺望旌旗。」公亟答之云：「細民溝壑方援手，別館鶯花任送春.。」在鎮五年，政聲流聞，自是天下遂屬以為相。

王荊公在鍾山，有馬甚惡，蹄嚙不可近。一日，兩校牽至庭下告公。請鬻之。蔡天啟時在坐，曰：「世安有不可調之馬，第久不騎，驕耳！」即起捉其鬉，一躍而上，不用銜勒，馳數十里而還。荊公大壯之，即作集句詩贈天啟，所謂「蔡子勇成癖，能騎生馬駒」者。後又有「身著青衫騎惡馬，日行三百尚嫌遲。心源落落堪為將，卻是君王未備知。」士大夫自是盛傳荊公以將帥之材許天啟。紹聖初，章申公當國，首欲進天啟侍從，會執政有不悅者，乃出為永興軍路提舉常平，因欲稍遷為帥，會丁內艱，不果，猶是用荊公遺意也。

元豐間，嘗久旱不雨，裕陵禁中齋禱甚力。一日，夢有憎乘馬馳空中，口吐雲霧，既覺而雨大作。翼日，遣中貴人尋夢中所見，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，第十三尊像仿佛，即迎入內視之，正所夢也。王丞相禹玉作〈喜雨詩〉云：「良弼為霖辜宿望，神憎做霧應精求。」元參政厚之云：「仙驥躡雲穿仗下，佛花吹雨匝天流。」蓋記此事。相國寺羅漢，本江南李氏時物，在盧山東林寺。曹翰下江南，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，連百餘舟，私盜以歸，無以為之名，乃取羅漢，每舟載十許尊獻之，詔因賜於相國寺，當時謂之押載羅漢云。

荊公詩用法甚嚴，尤精於對偶。嘗云，用漢人語，止可以漢人語對，若參以異代語，便不相類。如「一水護田將綠去，兩山排闥送青來」之類，皆漢人語也。此法惟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。如「周顒宅在阿蘭若，婁約身隨窣堵波」，皆因梵語對梵語，亦此意。嘗有人面稱公詩「自喜田園安五柳，但嫌尸祝擾庚桑」之句，以為的對。公笑曰：「伊但知柳對桑為的，然庚亦自是數。」蓋以十干數之也。

舊中書南廳壁間，有晏元獻題〈詠上竿伎〉一詩云：「百尺竿頭裊裊身，足騰跟挂駭旁人。漢陰有叟君知否？抱甕區區亦未貧。」當時固必有謂。文璐公在樞府。嘗一日過中書，與荊公行至題下，特遲留誦詩久之，亦未能無意也。荊公他日復題一篇於詩後云：「賜也能言未識真，誤將心許漢陰人。桔槔俯仰何妨事，抱甕區區老此身。」

張景修字敏叔，常州人，余大父客也。少刻苦作詩，至老不衰，典雅平易，時多佳句。元豐末，為饒州浮梁令，邑子朱天錫以神童應詔，景修作詩送之。天錫到闕，會忘取本州公據，為禮部所卻，因擊登聞鼓，院繳景修所送詩為證，神宗一見，大稱賞之。翌日，以語宰相王禹玉，恨四方有遺才，即令召對。禹玉言不欲以一詩召人，恐長浮競，不若俟其秩滿赴部命之，遂止，令中書籍記姓名。比景修罷官任，神宗已升遐，亦云命矣。大觀中，始與余同為祠曹郎中，年已幾七十，有詩數千篇。大父元祐間自湖南憲請宮祠歸，景修嘗以詩寄曰：「聞說年來請洞霄，江湖奉使久勤勞，有神仙處閒方得，用老成時退更高。借宅但須新種竹，尋仙想見舊栽桃。浮梁居士塵埃久，鬚髮而今也二毛。」其詩大抵類此。流落無聞，亦可惜也。

常待制秩，居汝陰，與王深父皆有盛名於嘉祐、治平之間，屢召不至，雖歐陽文忠公亦重推禮之，其詩所謂「笑殺潁川常處士，十年騎馬聽朝雞」者是也。熙寧初，荊公當國，力致之，遂起判國子監太常禮院，聲譽稍減於前。嘗一日，大雪驅朝，與百官待

門於仗舍，時秩已衰，寒甚不可忍，喟然若有所恨者，乃舉文忠詩以自戲曰：「凍殺潁川常處士，也來騎馬聽朝雞。」

前輩詩文，各有平生自得意處，不過數篇，然他人未必能盡知也。毘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，余嘗於其家見歐陽文忠子棐以烏絲欄絹一軸，求子厚書文忠〈明妃曲〉兩篇，〈廬山高〉一篇。略云：「先公平日，未嘗矜大所為文，一日被酒，語棐曰：『吾〈廬山高〉，今人莫能為，惟李太白能之。〈明妃曲〉後篇，太白不能為，惟杜子美能之；至於前篇，則子美亦不能為，惟我能之也。』因欲別錄此三篇也。」

余居吳下，一日出閶門，至小寺中，壁間有題詩一絕云：「黃葉西陂水漫流，籧篨風急滯扁舟。夕陽暝色來千里，人語雞聲共一丘。」句意極可喜。初不書名氏，問寺僧，云吳縣寇主簿所作，今官滿去矣。歸而問之吳下士大夫，云寇名國寶，蓋與余同年，然皆莫知其能詩。余與國寶榜下未嘗往來，亦漫不省其為人。已而數為好事者舉此詩，乃有言國寶徐州人，久從陳無已學，始知文字淵源有所自來，亦不難辨，恨不得多見之也。

宋景文公子京，不甚為韓魏公所知，故公當國，子京多補外。嘉祐末，始再入為翰林學士。偶朝會，子京因病謁告，以表自陳云：「不獲預率舞之列。」魏公見之，殊不樂。

元祐初，駕幸太學，呂丞相微仲有詩，中間押行字韻，館閣諸人皆和。秦學士觀一聯云：「涵天璧水遙迎仗，映月深衣不亂行。」諸生聞之，亦閧然。觀為人喜傲謔，然此句實迫於趁韻，未必有意也。

高麗自太宗後，久不入貢，至元豐初，始遣使來朝。神宗以張誠一館伴，令問其復朝之意。云：其國與契丹為鄰，每因契丹誅求，藉不能堪，國主王徽常頌《華嚴經》，祈生中國。一夕，忽夢至京師，備見城邑宮闕之盛，覺而慕之，乃為詩以記曰：「惡業因緣近契丹，一年朝貢幾多般。移身忽到京華地，可惜中宵漏滴殘。」余大觀間，館伴高麗人，嘗見誠一語錄，備載此事。故事，使人到闕不過月許日，即遣發，余館伴時，上欲留觀殿試放榜及上巳，遂幾七十日。使者頗修謹詳雅，余撫之既厚，每相感，餞行至占雲館而別。其副韓繳如，馬上忽使人持一大玉帶贈余云：「此唐故物，其家世傳以為寶，今以為獻。」且於笏上自書一詩相別云：「泣涕汍瀾欲別離，此生無復再來期。謾將寶玉陳深意，莫忘思人見物時。」余以高麗使故事無解挽例，力辭之。其辭雖樸拙，然亦可見其意也。

唐詩僧，自中葉以後，其名字班班為當時所稱者甚多，然詩皆不傳，如「經來白馬寺，僧到赤烏年」數聯，僅見文士所錄而已。陵遲至貫休、齊己之徒，其詩雖存，然無足言矣。中間惟皎然最為傑出，故其詩十卷獨全，亦無甚過人者。近世僧學詩者極多，皆無超然自得之氣，往往反拾掇摹倣士大夫所殘棄。又自作一種僧體，格律尤凡俗，世謂之酸餡氣。子瞻有〈贈惠通詩〉云：「語帶煙霞從古少，氣含蔬筍到公無。」嘗語人曰：「願解蔬筍語否？無為酸餡氣也。」聞者無不皆笑。

「池塘生春草，園柳變鳴禽。」世多不解此語為工，蓋欲以奇求之耳。此語之工，正在無所用意，猝然與景相遇，借以成章，不假繩削，故非常情所能到。詩家妙處，當須以此為根本，而思苦言難者，往往不悟。鍾嶸《詩品》論之最詳，其略云：「『思君如流水』，既是即目，『高臺多悲風』，亦惟所見，『清晨登隴首』，羌無故實，『明月照積雪』，非出經史。古今勝語，多非補假，皆由直尋。顏延之、謝莊尤為繁密，於時化之，故大明、泰始中，文章殆同書抄。近任昉、王元長等，辭不貴奇，競須新事。邇來作者，寖以成俗，遂迺句無虛語，語無虛字，牽攣補衲，蠹文已甚，自然英旨，罕遇其人。」余每愛此言簡切，明白易曉，但觀者未嘗留意耳。自唐以後，既變以律體，固不能無拘窘，然苟大手筆，亦自不妨削鑲於神志之間，斲輪於甘苦之外也。

「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」此唐張繼題城西楓橋寺詩也。歐陽文忠公嘗病其夜半非打鐘時。蓋公未嘗至吳中，今吳中山寺，實以夜半打鐘。繼詩三十餘篇，余家有之，往往多佳句。

王荊公編《百家詩選》，嘗從宋次道借本，中間有「暝色赴春愁」，次道改「赴」字作「起」字，荊公復定為赴字，以語次道曰：「若是起字，人誰不能到。」次道以為然。

張文定安道未第時，貧甚，衣食殆不給，然意氣豪舉，未嘗稍貶。與劉潛、李冠、石曼卿往來山東諸郡，任氣使酒，見者皆傾下之。沛縣有漢高祖廟并歌風臺，前後題詩人甚多，無不推頌功德，獨安道〈高祖廟詩〉曰：「縱酒疏狂不治生，中陽有土不歸耕。偶因亂世成功業，更向翁前與仲爭。」又〈歌風臺〉曰：「落魄劉郎作帝歸，樽前感慨〈大風〉詩。淮陰反接英、彭族，更欲多求猛士為？」蓋自少已不凡矣。

京師職事官，舊皆無公廨，雖宰相執政，亦僦舍而居，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

文字，則省吏遍持於私第呈押，既稽緩，又多漏洩。元豐初，始建東西府於右掖門之前，每府相對為四位，俗謂之八位。裕陵幸尚書省，駐輦環視久之。時張侍郎文裕以詩慶宰執，元參政厚之和云：「黃閣勢連東鳳闕，紫樞光直右銀臺。」蓋東府與西闕相近，西府正直右掖門。崇寧末，蔡魯公罷相，始賜第於梁門外；大觀初再入，因不復遷府居。自是相繼，何丞相伯通、鄭丞相達夫與今王丞相將明，皆賜第，援魯公例，皆於私第治事，而二府往往多虛位，或為書局官指射以置局，與元豐本意稍異也。

俞紫芝字秀老，揚州人，少有高行，不娶，得浮圖心法，所至翛然，而工於作詩。王荊公居鍾山，秀老數相往來，尤愛重之，每見於詩，所謂「公詩何以解人愁，初日芙蓉映碧流。未怕元、劉爭獨步，不妨陶、謝與同遊」是也。秀老嘗有「夜深童子喚不起，猛虎一聲山月高」之句，尤為荊公所賞，亟和云：「新詩比舊仍增峭，若許追攀莫太高。」秀老卒於元祐初，惜時無發明之者，不得與林和靖一流，概見於隱逸。其弟澹，字清老，亦不娶，滑稽善諧謔，洞曉音律，能歌。荊公亦善之，晚年作〈漁家傲〉等樂府數闋，每山行，即使澹歌之。然澹使酒好罵，不若秀老之恬靜。一日見公云：「我欲去為浮圖，但貧無錢買祠部爾。」公欣然為置祠部，澹約日祝髮。既過期，寂無耗，公問其然，澹徐曰：「我思僧亦不易為，公所贈祠部，已送酒家償舊債矣。」公為之大笑。黃魯直嘗作三詩贈澹，其一云：「有客夢超俗，去髮脫塵冠。平明視清鏡，正爾良獨難。」蓋述荊公事也。

卷下

姑蘇南園，錢氏廣陵王之舊圃也。老木皆合抱，流水奇石，參錯其間，最為上。王翰林元之為長洲縣宰時，無日不攜客醉飲，嘗有時曰：「他年我若功成後，乞取南園作醉鄉。」今園中大堂，遂以醉鄉名之。大觀末，蔡魯公罷相，欲東還，詔以園賜公，公即戲以詩示親黨云：「八年帷幄竟何為，更賜南園寵退師。堪笑當時王學士，功名未有便吟詩。」

至和、嘉祐間，場屋舉子為文尚奇澀，讀或不能成句。歐陽文忠公力欲革其弊，既知貢舉，凡文涉雕刻者，皆黜之。時范景仁、王禹玉、梅公儀、韓子華同事，而梅聖俞為參詳官，未引試前，唱酬詩極多。文忠「無譁戰士銜枚勇，下筆舂蠶食葉聲」，最為警策。聖俞有「萬蟻戰時舂晝永，五星明處夜堂深」，亦為諸公所稱。及放榜，平時有聲，如劉輝輩，皆不預選，士論頗洶洶。未幾，詩傳，遂闃闃然，以為主司耽於唱酬，不暇詳考校，旦言以五星自比，而待吾曹為蠶蟻，因造為醜語。自是禮闈不復敢作詩，

終元豐末幾三十年。元祐初，雖稍稍為之，要不如前日之盛。然是榜得蘇子瞻為第二人，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，亦不可謂不得人矣。

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，既為歐陽文忠公所知，其名翕然。韓忠憲諸公皆待以上客。嘗遇重陽，忠憲置酒私第，惟文忠與一二執政，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，人以為異禮。席間賦詩，明允有「佳節屢從愁裡過，壯心時傍醉中來」之句，其意氣尤不少衰。明允詩不多見，然精深有味，語不徒發，正類其文。如〈讀易詩〉云：「誰為善相應嫌瘦，後有知音可廢彈。」婉而不迫，哀而不傷，所作自不必多也。

張先郎中字子野，能為詩及樂府，至老不衰。居錢塘，蘇子瞻作倅時，先年已八十餘，視聽尚精強，家猶畜聲妓，子瞻嘗贈以詩云：「詩人老去鶯鶯在，公子歸來燕燕忙。」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。先和云：「愁似鰥魚知夜永，嬾同蝴蝶為春忙。」極為子瞻所賞。然俚俗多喜傳詠先樂府，遂掩其詩聲，識者皆以為恨云。

元厚之知荊南，嘗夢至仙府，與三人者聯書名，旁有告之曰：「君三人蓋兄弟也。」覺而思之，莫知所謂。未幾，加入為學士。時韓持國維、楊元素繪先已在院，一日因書奏列名，三人名皆從絞絲，始悟夢中兄弟之意。豈造物以是為戲邪！已而持國、元素皆外補，厚之尹京。後三年，復與元素還職，而鄧文約相繼為直院，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絞絲，蓋終始皆同，決非偶然。以此推之，仕宦升沉進退，亦何可以人力計。許大夫選嘗作〈四翰林詩〉記其事，厚之和云：「聯名適似三株樹，傳玩驚看五朵雲。」此亦一時之異也。

晉、魏間詩，尚未知聲律對偶，然陸雲相謔之詞，所謂「日下荀鳴鶴，雲間陸士龍」者，乃指為的對。至「四海習鑿齒，彌天釋道安」之類不一。乃知此體出於自然，不待沈約而後能也。舊不解「四海」、「彌天」為何等語，因讀梁慧皎《高僧傳》，載鑿齒與道安書云：「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，彌天之雲也；宏淵源而潤八極者，四海之流也。」故摘其語以為戲耳。始晉初為佛學者，皆從其師姓，如支遁本姓關，從支謙學，故為支。道安以佛學皆本釋迦為師，請以釋命氏，遂為定制。則釋道安者，亦其姓也。

詩語固忌用巧太過，然緣情體物，自有天然工妙，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。老杜「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」，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。雨細著水面為漚，魚常上浮而唼，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。燕體輕弱，風猛則不能勝，唯微風乃受以為勢，故又有「輕燕受風斜」之語。至「穿花蛺蝶深深見，點水蜻蜓款款飛」，深深字若無穿字，款款字若無點

字，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。然讀之渾然，全似未嘗用力，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。使晚唐諸子為之，便當如「魚躍練波拋玉尺，鶯穿絲柳織金梭」體矣。

七言難於氣象雄渾，句中有力，而紆徐不失言外之意。自老杜「錦江春色來天地，玉壘浮雲變古今」，與「五更鼓角聲悲壯，三峽星河影動搖」等句之後，嘗恨無復繼者。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，然每苦意與語俱盡。〈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〉所謂「將軍舊壓三司貴，相國新兼五等崇」，非不壯也，然意亦盡於此矣。不若劉禹錫〈賀晉公留守東都〉云，「天子旌旗分一半，八方風雨會中州」，語遠而體大也。

人之材力，信自有限，李翺、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，而二人獨不傳其詩，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，計是非其所長，故不多作耳。退之集中有〈題湜公安園池詩後〉云：「《爾雅》注蟲魚，定非磊落人。」又有「用將濟諸人，捨得業孔、顏」。意若譏其徒為無益，而勸之使不作者。翺見於遠遊聯句，惟「前之詎灼灼，此去信悠悠」。一出之後，遂不復見，亦可知矣。然二人以非所工而不作，愈於不能而強為之，亦可謂善用其短矣。

元豐既行官制，準唐故事，定宰相上事儀，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，拜於階下，宰相答拜於阼階上。時王禹玉除左僕射，蔡持正右僕射，神宗命即尚書省行之。二人力辭，帝不可，曰：「既以董正治官，不得不正其名分於始，此國體，非為卿設也。」二人乃受命。時元厚之已致仕居吳，以詩賀王禹玉，有「前殿聽宣中禁制，南宮看集外朝班。星辰影落三階下，桃李陰成四海間」之句，時最為盛事。自是相繼入相者，皆不復再講此禮，信不可常行也。

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，王荊公為江東提刑，巡歷至饒，按酒務。始至廳事，見屏間有題小時曰：「呢喃燕子語梁間，底事來驚夢裡閒？說與旁人應不解，扶藜攜酒看芝山。」大稱賞之。問專知官誰所作，以季孫言。即召與之語，嘉歎升車而去，不復問務事。既至傳舍，適郡學生持狀立庭下，請差官攝州學事，公判監酒殿直，一郡大驚，遂知名云。

舊說徐敬業敗，與駱賓王俱不死，皆去為浮圖以免。賓王居杭州靈隱寺，因續宋之問詩，人始知之，而《新唐書》不載。今宋詩乃見賓王集中，惟題「鷲嶺鬱岧嶢，龍宮隱寂寥」兩句是宋作，自「樓觀滄海日，門聽浙江潮」以後五韻，皆賓王所續。方武后初革命，天下所共疾，敬業與賓王首倡義，則世哀之而為隱藏，理或有之。此詩不知後人因其傳而錄之賓王集邪，或本集固自為賓王作而收之也？然賓王集乃古本，非後人所

裒次者，若此詩當時已自錄於集中，則賓王之不死，亦一證也。

魏、晉間人詩，大抵專工一體，如侍宴從軍之類，故後來相與祖習者，亦但因其所長取之耳。謝靈運〈擬鄴中七子〉與江淹〈雜擬〉是也。梁鍾嶸作《詩品》，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，亦以此。然論陶淵明乃以為出於應璩，此語不知其所據。應璩詩不多見，惟《文選》載其〈百一詩〉一篇，所謂「下流不可處，君子慎厥初」者，與陶詩了不相類。五臣注引《文章錄》云：「曹爽用事，多違法度，璩作此詩，以刺在位，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。」淵明正以脫略世故，超然物外為意，顧區區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？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，而追取一人而模放之，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為，何期此老之淺，蓋嶸之陋也。

江淹〈擬湯惠休詩〉曰：「日暮碧雲合，佳人殊未來。」古今以為佳句。然謝靈運「圓景早已滿，佳人猶未還」，謝玄暉「春草秋更綠，公子未西歸」，即是此意。嘗怪兩漢間所作騷文，未嘗有新語，直是句句規模屈、宋，但換字不同耳。至晉、宋以後，詩人之詞，其弊亦然。若是雖工，亦何足道！蓋當時祖習共以為然，故未有譏之者耳。

嵇康〈幽憤詩〉云：「性不傷物，頻致怨憎。惜慚下惠，今愧孫登。」蓋志鍾會之悔也。吾嘗讀《世說》，知康乃魏宗室婿。審如此，雖不忤鍾會，亦安能免死邪！嘗稱阮籍口不臧否人物，以為可師，殊不然。籍雖不臧否人，而作青白眼，亦何以異？籍得全於晉，直是早附司馬師，陰託其庇耳。史言禮法之士，嫉之如讎，賴司馬景王全之。以此而言，籍非附司馬氏，未必能脫禍也。今《文選》載蔣濟〈勸進表〉一篇，乃籍所作，籍忍至此，亦何所不可為！籍著論鄙世俗之士，以為猶虱處乎□中；籍委身於司馬氏，獨非□中乎？觀康尚不屈於鍾會，肯賣魏而附晉乎？世俗但以跡之近似者取之，概以為嵇、阮，我每為之太息也。

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沈醉者，此未必意真在於酒。蓋時方艱難，人各懼禍，惟託於醉，可以粗遠世故。蓋自陳平、曹參以來，已用此策。《漢書》記陳平於劉、呂未判之際，日飲醇酒，戲婦人，是豈真好飲邪？曹參雖與此異，然方欲解秦之煩苛，付之清淨，以酒杜人，是亦一術。不然，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，且將日走其門矣。流傳至嵇、阮、劉伶之徒，遂全欲用此為保身之計。此意惟顏延年知之，故〈五君詠〉云：「劉伶善閉關，懷情滅聞見。韜精日沈飲，誰知非荒宴。」如是，飲者未必劇飲，醉者未必真醉也。後世不知此，凡溺於酒者，往往以嵇、阮為例，濡首腐脅，亦何恨於死邪！

古今論詩者多矣，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為「初日芙渠」，沈約稱王筠為「彈丸脫手」兩語，最當人意。「初日芙渠」，非人力所能為，而精彩華妙之意，自然見於造化之妙，靈運諸詩，可以當此者亦無幾。「彈丸脫手」，雖是輸寫便利，動無留礙，然其精圓快速，發之在手，筠亦未能盡也。然作詩審到此地，豈復更有餘事。韓退之〈贈張籍〉云：「君詩多態度，靄靄春空雲。」司空圖記戴叔論語云：「詩人之詞，如藍田日暖，良玉生煙。」亦是形似之微妙者，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。

王介字中甫，衢州人，博學善譏謔。嘗舉制科不中，與王荊公遊，善款曲，然未嘗降意少相下。熙寧初，荊公以翰林學士被召，前此屢召不起，至是始受命。介以詩寄云：「草廬三顧動幽蟄，蕙帳一空生曉寒。」用意帳事，蓋有所諷。荊公得之大笑。他日作詩，有「丈夫出處非無意，猿鶴從來自不知」之句，蓋為介發也。

詩禁體物語，此學詩者類能言之也。歐陽文忠公守汝陰，嘗與客賦雪於聚星堂，舉此令，往往皆閣筆不能下。然此亦定法，若能者，則出入縱橫，何可拘礙。鄭谷「亂飄僧舍茶煙濕，密灑歌樓酒力微」，非不去體物語，而氣格如此其卑。蘇子瞻「凍合玉樓寒起粟，光搖銀海眩生花」，超然飛動，何害其言玉樓銀海。韓退之兩篇，力欲去此弊，雖冥搜奇譎，亦不免有縞帶銀杯之句。杜子美「暗度南樓月，寒生比渚雲」，初不避雲月字。若「隨風且開葉，帶雨不成花」，則退之兩篇，工殆無以愈也。

韓魏公初鎮定武時，年纔四十五，德望偉然，中外莫不傾屬。公亦自以天下為己任，御事不憚勤勞。晚作閱古堂，嘗為八詠，其〈疊石〉、〈藥圃〉、〈溝泉〉三篇，卒章云：「主人未有銘功處，日視崔嵬激壯懷，吾心盡欲醫民病，長得憂民病不消。誰知到此幽閒地，多少餘波濟物來。」其意氣所懷，固已見於造次賦詠之間，終成大勳，豈徒言之而已哉！

五代王仁裕知貢舉，王丞相溥為狀元，時年二十六。後六年，遂相周世宗，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，年纔四十二，前此所未有也。溥初拜相，仁裕猶致仕無恙，嘗以詩賀溥云：「一戰文場拔趙旗，便調金鼎佐無為。白麻驟降恩何極，黃髮初聞喜可知。跋敕案前人到少，築沙堤上馬歸遲。立班始得遙相見，親洽爭如未貴時。」溥在位，每休沐必詣仁裕，從容終日。蓋唐以來，座主門生之禮尤厚。今王丞相將明、霍侍郎端友榜南省奏名時，知舉四人，安樞密處厚、劉尚書彥修，與今鄧樞密子常、范右丞謙叔。我亦忝點檢試卷官。鄧、范不惟及見其登庸，可以繼仁裕，且同在政府，則仁裕所不及也。

拾遺

王明之懷所愛詩

王明之，岐公之子，在姑蘇有所愛。比至京師，為公強留之逾時，作詩云：「黃金零落大刀頭，玉箸歸期畫到秋。紅錦寄魚風逆浪，碧簫吹鳳月當樓。伯勞知我經春別，香蠟窺人一夜愁。好去渡江千里夢，滿天梅雨是蘇州。」句甚工。葉廷琯輯自范成大《吳郡志》。

韋蘇州詩

蘇州詩律深妙，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，而行事略不見唐史為可恨。以其詩語觀之，其人物亦當高勝不凡。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，然應物〈溫泉行〉云：「北風慘慘投溫泉，忽憶先皇巡幸年。身騎廄馬引天仗，直至華清列御前。」則嘗逮事天寶間也，不應猶及大和時，蓋別是一人或集之誤。葉廷琯輯自趙與時《賓退錄》。葉廷琯按：《賓退錄》引此條作葉石林《南宮詩話》，似別是一書而佚不傳者，以其同為詩話，附采於此。是錄又引《漁隱叢話》指此條為蔡寬夫語，與時夾注云：《南宮詩話》世誤傳蔡寬夫作，《漁隱》故云。

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

葉石林曰：「杜工部詩對偶至嚴，而〈送楊六判官〉云：『子雲清自守，今日起為官。』獨不相對。竊意『今日』字當是『令尹』字傳寫之訛耳。」余謂不然。此聯之工，正為假「雲」對「日」，兩句一意，乃詩家活法。若作「令尹」字，則索然無神，夫人能道之矣。且送楊姓人，故用子雲為切題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？如「次第尋書札，呼兒檢贈篇」之句，本是假以「第」對「兒」，詩家此類甚多。葉廷琯輯自宋羅大經《鶴林玉露》。

此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